



阅读提示

长年被粉尘刺激,陈年喜说话有些沙哑,这是一个打工诗人的故事。
干了十六年矿山爆破工的陈年喜,在生与死裹挟的生活中,诗歌把他从沉闷、混沌中引燃,重新打量生活,重新上路。

陈俊宇

—

陈年喜对“雪”情有独钟,他的不少诗歌主题都与之有关。
比如《大雪》,“采金人从矿洞出来/雪让他更加平静 踽然/雪是他的老相识/他见过高原的雪/平原的雪/八百米深处的雪/一泻千里的雪/人心经年不化的雪/有几片雪就钳在他的身体里/成为北斗七星”。他想着用作首部诗集的书名,不过后来改成了《炸裂志》。这是他的成名之作,更多的人因为这首诗认识了他,包括我。
“我在五千米的深处打发中年/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/借此把医生重新组合……”,在镜头前,陈年喜朗诵起《炸裂志》。那是2017年的3月,我在纪录影片《我的诗篇》中第一次见到他——写诗的巷道爆破工。
就像《我的诗篇》导演秦晓宇描述的那样:身材高大,一张脸棱角分明,浓眉凤目,粗犷硬



工地午餐

苗青摄

学历教育重在能力提升

欧阳

早些年,不要说本科学历,就是大专毕业以后所从事的职业,在人们的视界内基本上都和室内办公桌关联,就算是野外作业,那也是专业人士。否则,比如一个大学生竟然选择以体力输出为主的职业,或者安居于某些公认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岗位,那一定不为“正统”观念所接受。
随着高校毕业人众的迅速增加,择业取向逐渐向多元化发展,虽然在人们的意识里,“读书人”还是不应该购地或是搬运实体物件儿,但大学生毕业后当快递员的案例已不罕见,甚至有清一色本科以上人士组成的井下挖煤班组……
虽然如此,但大多数公众仍然不认为这个个别实例是“正常”的。原因可能在于,类似的工作,比如超市的员工和最基层的矿工,可能不需要高等教育背景就足以胜任,而像快递员,大学毕业生未必比高(初)中做得更好。
总之,以社会通行的评价标准看来,取得高等学历证书的人,即便不是像从前那样被

梁勤俭

改革开放初期和之前的年代,照相机是奢侈品,要照相都得去照相馆,收费不便宜,尚难完全解决温饱的工薪族,没事不会轻易上照相馆消费。
但照相又是日常生活工作不可或缺且极具仪式感的:孩子出生满月、满周岁的纪念照,家人团聚几代同堂的全家福合影,上学、毕业、参加工作、参军、下乡等等的各种证件照,还有订婚、结婚纪念照,都需要光顾照相馆。机关企业大型活动,还要特别预约,才能请到照相馆师傅上门提供“外照”服务。
邀朋唤友同学聚会游园,想留下珍贵的纪念照,有条件的会合伙租或借借相机,事后再兴冲冲地把胶卷送到照相馆去,请店里帮忙冲洗扩印。说起来,那时的照相馆,竟成了人们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一个所在。
长沙老城面积不大,北城到南城,七里又

朗又不失儒雅。他的声带长年被粉尘刺激,说话有些沙哑,读诗时颇有打磨矿石的质感。
《炸裂志》写于7年前。2013年底,陈年喜在河南内乡的一个银矿接到弟弟电话:母亲查出食道癌,晚期。陈年喜恨不得立刻飞回去,可家里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他,是钱。他只能留在矿上,拼命挣钱。
一夜无眠,他写下一行行诗歌,“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/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/我的中年载下多少/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”。遭遇过不少苦难,那段时光他自认最难忘,“那段时间,真的想把自己炸裂”。
诗歌,是陈年喜漂泊人生的出口与归宿。从青年到中年,身体到魂魄,关山塞外,漠野长风。走着写着,断断续续,写了二三十年。
他说,我的每个文字,都是献给生活和命运的,炸裂无声。

二

在《我的诗篇》中,有六位打工诗人,陈年喜是其中之一。纪录影片导演秦晓宇对陈年喜如何走进他的镜头印象深刻。
2014年,秦晓宇与吴晓波、吴飞跃发起了《我的诗篇》综合计划,一边编工人诗典一边筹拍纪录片。他在茫茫网络上搜寻,偶然从陈年喜的博客上读到《炸裂志》《意思》《杨寨和杨在》《儿子》等取材于他爆破工生涯的作品。
“像《炸裂志》这样的作品带给我的阅读体验岂止是感动,它真的像炸裂一样,强烈

地冲击着我。”秦晓宇被深深打动,在各自世界里生活和写诗的两人,一见如故,自此有了交集。
爆破工的生活,在陈年喜的诗里经常可见。“我们每天/打眼 装药 爆破 吃饭 睡觉/感觉活得没一点意思/每三天一顿的红烧肉和每天一次的爆破声/就成了我们生活最大的意思”。意思如风,被吹成了烟尘。当年的工友小宋查出了矽肺病,老李让顶石拿走了一条腿,“杨在一天跑得太快跑到了炸药前面,跑成了一团雾”……
2015年初,他被查出严重的颈椎病,椎神经被压迫了五分之四。手术如果失败,就是瘫痪,如果不做,半年内也会瘫痪。所幸,手术成功,回家休养。
家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桃坪镇金湾村,大山深处、半山腰上。那年一场春雨又一场之后,他摘掉颈托,骑着摩托到镇上,上了班车,去河南内乡打工——“那一天 312国道朝秦暮楚/它经过的州府都喜气洋洋/它最后抵达的那条山沟/积雪未化 山体里的金锭灿黄/山上的玉兰树/都有了少女的模样//三十三天后 他离开时/它们大都无声地开了……”
那是陈年喜最后一次在矿山打工——在300米深处的工作面,被一茬爆破的炮声震聋了耳朵。
矿山16年,荒天野地,那冰与火,生与死裹挟的生活,那些生者与死者,常令他半夜惊醒。唯有诗歌是一支引信,把他从沉闷、混沌、死亡中引燃,重新打量生活,重新上路,一直走到了今天。

人到中年,一切重新开始。
陈年喜先是来到北京,住进皮村,继续为生活奔波。2017年,在文友的介绍下,他又去到了贵州某景区,做文案工作。暂时稳定下来的生活也让他把创作拓展到更广的天地,他开始尝试散文、非虚构写作,这些作品大多仍取材于他的乡土生活和矿工经历。
这些非虚构作品被一家出版社看中,将从中挑选出10个,每篇扩写成1万字。这部尚在筹备的散文集取名为《微尘》,不过他更喜欢自己取的名字,“一地霜白”——“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地,我们每个人就像霜一样铺在这个大地上,但是这些人又很多是很干净的,很复杂的。”
命运是一个幽深的矿洞。今年3月23日下午6点,秦晓宇收到陈年喜发来的一个诊断证明的截图,并附言:“刚才确诊尘肺”。
好些年前,他在《内乡手记》中写道,“我是采矿工/一个约等于拨云见日的工种/从江南到疆北/从西藏到内蒙古/我拨开大地的腹腔/取出过金银 锡 铁 镍 铜/我把它们从几千米地下捕捞到地上/把这些不属于我的财富/交给老板……”一片雪花,落在了他的头上。
如今,他已从贵州办完离职手续回到陕西老家,结束了20年来的漂泊生活。
今年半百的陈年喜出生于除夕夜,那天下雪飘荡。这些年,他大多时候都在大雪中飘荡,“扑面的大雪,落满世界,也落满命运孤途,它们经年不化……”

星星

李明亮

暮晚,走在大街
一抬头,看见一颗闪亮的星星举在高空
但似乎又不是特别高
——是飞机在航行?
但似乎动也没动
——是微型飞行器悬停在拍摄?
但我走了一段路再仰头
它似乎仍然寸步未行
走了好远,再抬头
它依然在那里高高地照耀着

它应该还是一颗星星吧,我想
它今天只是想俯下身予
看看这个,越来越暗的
人间

是,比起专业素养的训导,面对当下的社会现实,能力树成显然更为重要,比如那个名校才子出生的“肉贩子”,其之所以变成了企业家,公允地说,正是因为有在名校收获的能力素质,而不是因为所学的专业知识。
大学(学历)教育应该如何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,不过,站在社会一般的立场上,能力培育优先无疑更有意义:培养找出问题、辨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,绝对比花费数年工夫在象牙塔里背诵(记忆)知识、掌握技术更能成就人,也更能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。
试想,如果我们内心深处关于学历背景的解读不是单纯的专业和技术法门,而是能力的质变飞升,那么,选择什么职业有必要说长道短吗?实质上,如果“能力”观念成为普遍的共识,可能那些身份、层级的固化思维也会随之生变的。



底,一探究竟。
在岳麓山、桔子洲头和烈士公园、天心阁老长沙这几大著名景点,大的照相馆都设有外照服务点。我们到这些地方玩,往往会寻到当班的师傅照相。而这种时候,只要报上伟少爷的名号,一定会受到既热情又周到的服务,让我们很是领教了伟少爷的人缘与影响力。
后来伟少爷电大毕业,爱也谈得差不多了,回店里上班后,一心一意钻研业务的劲头越来越足,爱睡懒觉的恶习有所改正,渐渐成了全省屈指可数的特级摄影技师和店领导。
再后来他被派到南方摄影社当经理。伟少爷倒也挺能与时俱进的,先是新上了婚纱摄影、艺术套照等服务项目,后来又购置了昂贵的摄像机,推出了电视摄像、电视专题片制作等业务,生意红火了好多年。
如今,数码相机早已进入千家万户,手机摄影摄像也十分普及,传统的照相业务与粮店一道,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

王张应

到了兰州,第一心愿是去黄河边走走,看看黄河母亲。
此谓“黄河母亲”,实有两个指向。一指黄河本身,作为中华儿女,自然视黄河为母亲。二指一尊以《黄河母亲》为题的雕塑。
抵兰州住下后,草草吃过晚饭,便出门去。沿着张掖路往西,右转上通渭路北行二三百米,便到了滨河路。万里黄河走出青藏高原,进入陇上,自兰州穿城而过,形成百里黄河风情线。南北两岸各有一条沿河道路,构成两路夹一河的自然风光带。
地处西北的兰州市,夜晚比中东部地区来得迟一些。时在初秋,七点半后太阳才落山,彩霞满天,夕照明丽。走在黄河南岸滨河路上,由东向西,逆黄河而上,第一次十分真实地亲近了黄河。没想到黄河水竟是这么黄,黄得浓厚,浓如汤,厚如羹。面前的黄河波涛汹涌,奔流不息,正是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或许,正因为黄河水的深厚、雄浑、强有力,黄河才会走得更远吧,绕了一圈,润泽了北中国大地后,归于海洋,融入一片更广阔的水体。

人有亲水情结。那天傍晚在兰州黄河南岸,亲眼看到了兰州人对黄河的热爱。岸边聚集了太多的人,有的散步,三五成群,边走边聊;有的坐在水边垂钓,一人钓鱼,多人围观,河滩边那一堆堆人群里总有一根钓竿伸向黄河;有的坐在河边茶座、游轮酒肆里喝茶饮酒;更多的是上了年纪的人见缝插针,在大大小小的广场上,甚至在根本称不上广场只是稍微开阔些的场地里,面对黄河,放着怀旧的音乐,舞动着青春的记忆,一个个浑身散发出幸福的光芒。未到兰州傍晚的黄河边,根本想不到这里竟有那么多入。一位朋友目睹后不无夸张地说,此时此刻,兰州城里一半人都来黄河边上了。
在黄河南岸停停走走,目的地是黄河铁桥。黄河铁桥素有“黄河第一桥”之称,建于100多年前的清朝末年,是兰州城里的珍贵古建筑和重要地标。出门前已做了必要的功课,知道在黄河铁桥南端有个小广场,《黄河母亲》雕像就在那里。

到黄河铁桥,突然发现面前的人群沸腾起来,有人鼓掌,有人尖叫,似有大惊喜刚刚降临。原来,是河边的路灯刷的亮了。黄河两岸,尤其是黄河铁桥轮廓上瞬间灯火辉煌,灿烂如锦。岸上灯光,水中倒影,交相辉映,流光溢彩。其时,天并没有黑,远处的山,近处的水,还能看得真切。看来路灯已耐不住性子了,迫不及待地向人群绽放开来。
挤进桥头广场,穿过人头攒动的人群,来到广场东北角,看到了《黄河母亲》雕塑。此前连黄河母亲图片都未见过,猛然一见有些错愕。想象中雕塑该是一尊立像或者坐像,眼前雕塑却是一尊卧像;想象中黄河母亲,该是一位白发苍苍妇人,眼前的雕像却是一位容颜秀美的年轻女性。
惊愕之余,走近雕塑,仔细观察,用心阅读,竟也有所体悟。那尊长约六米,宽两米余,高近三米的塑像,是用整块土黄色花岗岩雕刻而成。那颜色,十分接近黄河水。雕塑上部是人物,一位年轻母亲和一个年幼男童。母亲侧卧于下,男童卧伏在母亲怀抱之中。母子造型,行流水状。雕塑下部是水,隐约可闻黄河水流的韵律,恍若黄河鲤鱼不时跃出水面。

目光长时间停在年轻母亲脸上,母亲的脸绝非“秀美”二字可以描述。这张脸饱满、圆润。初看觉得似曾相识,让人想起唐朝流行之美。久久注视这张脸,脑海里无端地闪现出大智大慧的释迦摩尼和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。黄河母亲在美丽之外,更多的让人感受到聪明和慈爱。母亲怀抱中那个赤身男童,正享受人世问幸福和温暖呢,他就是幸福和温暖的化身,是人群中的每一个人。
后来,曾经穿越河西走廊,去了丝路重镇敦煌。于莫高窟参观时,证实了自己之前的感觉并非空穴来风。在众多石窟里看佛像时,兰州黄河南岸大桥桥头《黄河母亲》若隐若现,与眼前的佛像存在着惊人的神似。

离开兰州,黄河母亲仍在心中。祝愿黄河母亲永远年轻,庆幸自己就是黄河母亲怀抱里那个幸福的赤子。

生命守护神

刘江滨

小时候我身体孱弱,小病小恙不断。村里有“赤脚医生”,公社卫生院就坐落在村东的旧河堤上,看病很方便。卫生院有两个医生印象极深,一个姓赵,一个姓梁,正值中年,几十年过去了,我依然清晰记得他们的模样。赵医生阔脸方额,眉毛浓黑且长,双眸有神,声音洪亮,身体壮硕。梁医生瘦长脸,色白,个矮,话不多,性子绵柔。那个时候,我一病就发烧,昏昏沉沉,家人常请他们来家里诊治。有时是赵医生来,有时是梁医生来。两人都背着红十字药箱,身上一股药味。一番望闻问切之后,开方子,打针。我最怕打针,百般挣扎却也逃不过,于是大哭,提着医生的名号骂娘。这时无论赵医生还是梁医生,都不恼不急,梁医生会笑嘻嘻地说,看这孩子!赵医生也笑,却说,你要是骂就扎得疼,不骂就不疼,还骂不?我立马噤声。那是对医生只有讨厌和惧怕,觉得见到他们就是倒霉的时候。长大之后,才懂得小病也能夺人性命,对医生有了恭敬之心。

生命脆弱,所谓命若游丝,这“丝”就是生命线。刻骨铭心的体会源自二哥的病。二哥46岁那一年,突患脑溢血,昏迷不醒,住进了县医院。我闻讯从省城急速赶回老家。医生已全力抢救了,但生死难料。经和医生商议,次日我返回省城从省二院请来了何大夫给二哥诊治。40多岁的何大夫温和亲切,是位美丽的女士。她仔细查看了二哥的病情,建议立即转院。二哥整整昏迷了25天,终于被医生紧紧攥住那条“丝”硬生拽回到了阳光底下。又过了半年,二哥上班了。何大夫说二哥创造了奇迹,在鬼门关溜了一遭又回来了。但我心里明白,创造奇迹的是何大夫。至今,已经退休了的二哥每当提及往事,总会眼圈发红,感叹说:“何大夫是我的救命恩人!”
宋人范仲淹有句名言“不为良相,愿为良医”。良相可治世,良医可救人,足见医生在他心中的地位。唐代医圣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云:“人命至重,有贵千金,一芥济之,德逾于此。”人类发展史,就是生命史,人类创造出种种业绩和辉煌,首要的前提是健康地活着,而医者无疑就是生命的守护神。

照相馆旧事

三分,人口也只有几十万,但照相馆似乎不少,还都建在繁华的闹市区。这些照相馆都是正经的国营和集体企业。改革开放后,私营照相馆如雨后春笋,一夜之间冒出来不少,有的照相馆还与粮店比邻而处,故在我的印象里,城里有多少粮店,就有多少照相馆。而人流最密的黄兴路上,由北往南数,“凯旋门”“长沙”和“南方”三大照相馆齐聚,皆鼎鼎有名。
至今犹在的凯旋门店,牌子老,硬件设施和技师水平均为全省同行翘楚。但我却对长沙摄影社情有独钟,不仅离家近,更主要的,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伟少爷在这里当“角色”。
照相馆里有人便利多。我们去找伟少爷照相洗相片,除了看他和他对象,自然还图的

是那个“快”字。找他,今天照明天就能拿到相片,照得不满意还可以要求免费重照。只是如果有人谁敢批评伟少爷的技术,他会立马反唇相讥,说你人长得丑还怪镜子走型。能言善辩的伟少爷,嘴巴上别人是莫敢占他半点便宜的。洗照片更是上午送底片去,晚上就能把照片拿回来,不应时不应点,偶尔还能享受一下免费或优惠,每到这时,我们心里会像小扇子扇着般的舒坦,满足的优越感瞬间爆棚。
一般人照相洗相加急得收快费或加急费,装照片的封套上,收银员会用墨笔写个快字,或贴上一小点红纸条,有的则干脆用一个小木戳戳盖上一个“快”字。这中间有什么套路,不足为外人道,我们也没敢造次刨根问